



近言 十三篇

尊道篇

奉訓大夫知全州吳郡顧璘撰



長樂郡
甲申年

或問天地之道曰視太極問人之道曰視天地
問聖人之道曰視人道曰盡乎曰盡矣然則異
端之教紛然譁于天下者何哉曰流矣也古者
包羲氏作始畫八卦洩天地之秘類萬物之情
於是文字興焉而道統之傳立矣可以修身可
以治人可以利用孔子所舉十三卦
制器尚象之例是已烏覩所謂異端哉其後黃

帝堯舜禹湯文武周公迭興守而傳之教明法
立無有異說奸乎其間於時怠棄三正則有誅
讒說震驚則有刑雖有暴行邪說不敢起也周
之衰聖王不作處士橫議百家衆氏之學始興
孔子孟軻起而闢之卒不得絕無其位故也後
世之害佛老爲尤甚儒者世議而日排之亦勤
且力矣惜乎不揣本原獨舉吾先王之緒言瑣
瑣然與較曲直彼且嘒嘒然交辯而求勝卒使
聖人之道降而與之爲敵此吾儒之罪也盍使
之觀天地之所生包羲氏之所作果孰始乎是

謂本也物無二本則吾儒之道源遠而至當獨
尊而無敵異端之道皆後世流妄者也執斯言
也雖有悍夫不得不屈雖有孺子不能不覺吾
何以多言爲哉且佛老之師聖人之罪人道之
妄也今之爲佛老者又佛老之罪人妄之妄者
也吾儒者不稍寬其始而務急攻其末故其辯
滋甚聖人曰虛老氏曰虛而無聖人曰寂佛氏
曰寂而滅學道之偏其流妄固至於此老氏起
於周末其始或亦本於隱君畸士逃山林養性
命者之說佛法當漢之衰始入中國本生於西

夷無文字之學直達本原其始不甚相遠也百家亦皆有之申韓之慘刻儀秦之縱橫其始固亦本於刑名者流大行人者之說其流妄之禍至於殺身滅國而不能已後之人懼而息焉二氏之不息者其禍隱也秦漢以後先王之教既衰塗之民不見吾仁義禮樂之澤而異言者又無禁於是其徒駕其寓言奸智詭術愚不明之民以罔衣食廢人倫竭財用滅聖誣天肆行而不忌顧其師之言則虛無寂滅止耳其道則苟私其身止耳豈顧其言若今之甚也哉故曰今

之爲佛老者佛老之罪人也堯舜禹湯文武氏作必取而禁之不息則必誅之今使其徒但明而心見而性鍊而神養而生守其師說不以亂民則固山澤枯槁自好之匹夫耳若務先許由之徒何山不容吾又何以多言爲哉故璘之意曰佛老非遽可誅者也其妄者可誅也去其妄則其說自微微則息之不難也

富生篇

三代之後天下戚戚然入於貧也將何所極乎數口之家少長待傭而後食壯夫鬻子以供官

稅益者窺銖兩之利弃其首領四五月之間新穀未升雖非凶年羸者枵腹而乞于市嗚呼斯民也聖帝明王之所與共康樂者也而孰使至於此極乎吾行且半天下矣凡農民免乎此者一市之中無十室焉一國之中無百室焉外是則勢家富族豪賈遊士高墉若城郭廣堂若公府輕車肥馬漿酒藿肉田不稽畝身不踰戶限貨利罔之四方奴婢累跡擊鐘而食子弟既抱哺不辨菽麥吾然後知斯民之窮皆若徒者爲之蠹也抑又有大者焉凡吏于其土者率偵視

其下曰暮之所思公私之所求耽耽然聊以空中之藏若鳥鳶之攫肉必獲乃已至天子之寵臣則名徵而禍剽之吮其髓且椎其髓不至拾糜滅不止也其所以奉其身體養其子弟妻妾者又什百於前之所既者焉嗚呼天地固不加於古也五穀之生五材之用古之人以均布其民而惠養之今之人恣民之奸而不之禁柰之何不貧且盜也嘗觀孟子論三代之治必曰井田之法一夫授田百畝餘夫二十五畝五十者始衣帛七十者始食肉又曰諸侯之取於民

猶禦也教之不改則誅之夫家無侈業民無厚
養取民者抵盜刑蓋古之制也古今異宜通其
宜不失其本豈非善治天下者哉由孟子之言
觀之過制無禁賊賊無誅雖百堯舜治民不可
使富也

本法篇

嘗讀莊生之書貴黃帝而賤三王謂民性之僞
自法令始故著馬蹄諸篇以咎之嗚呼莊生靜
者也果惡夫世之擾擾者則亦取管仲商鞅之
書火之足矣何至舉仁義衡斗而搥提之乎將

寓言以反世則失言也若由乎其衷則妄且愚
昔者夏禹見罪人而泣曰堯舜之民皆以堯舜
之心爲心寡人之民各自以其心爲心夫有罪
而加刑禹方哀其弗靜又豈好立法以亂之乎
勢不得已也夫情與僞並生者也猶晝夜然先
王因民之昏於夜也故燎而燭之使夜之明猶
夫晝然耳先生豈樂於燭燎之煩也哉今而曰
三代之法不如洪荒之無事是知咎明燎於夜
而不知夜之必用夫燎也由今觀之長短亂而
後度生焉輕重亂而後權生焉權度立而猶有

奸於長短輕重之則者然後議刑辟以威之而天下不敢大亂此三代聖人之功也夫天下之生久矣三皇之世渾如也三皇同之而不離五帝之世醇如也五帝順之而不擾三王之世辨如也三王齊之而不亂是故民之情猶水也流而不已必濫故三王爲之防焉法令者民之防也考之春秋君臣往來辭命必舉先王之法以繩之是以五霸樹功焉孔子曰微管仲吾其被髮左衽矣夫管仲諸侯之小臣也孔子尤賴其功禹湯文武周公之數聖人之法而莊子猶譏

之豈不大可哀邪或曰莊子忘天下者也故其言僻使莊子果忘天下焉無惑乎不知禹湯文武周公之心矣

學益篇

大哉君子之善正身以植體安民以廣用如斯而已矣二者莫要於明道道明然後行立行立然後政行故君子必務學夫聖人之言海也萬珍萃焉往古之行事路也廣狹邪正之迹昭昭焉泳海而窺其藏故小物不能動也睹諸路而別其岐故道言不能惑也故天下之言學者經

史而已矣若釋官小史之書與末世之詞賦吾以爲說鈴云耳奚其學哉書曰監于先王成憲其永無愆孔子曰信而好古竊比於我老彭夫旣聖矣何慕乎先王抑聞之師曰往事之興不可稽數也其悖謬滅也偏舉者時廢也試於累世傳於人人乃其至當至當者也百千之中存其一二焉雖聖人復起不能加之矣豈易易然謂古昔云爾哉世儒涉道淺迫負小識詭時好棄師說背道真憤憤焉興議而改制曰自我作始孰曰非聖故商鞅立教李斯焚書葉弘羊興

利王安石變法昧非自任使先王之道掃迹於天下縉紳大夫哽咽而無所發聲也嗚呼子產博物癘鬼乃息雋不疑明春秋黃帽就誅不究大義不詳古始而欲協物理厭人心難矣哉

近民篇

安民之道二一曰定法制二曰敦教化法制曷歸乎曰衣食教化曷歸乎曰孝弟其政莫良於簡莫不良於繁繁則郊野之民纍纍然填官府蹌蹌然爲道路奴雖有惠將安享之故肴羞醇耐天下之美味也號于人曰百拜而賜一啜則

人皆反面而走古者政繁莫如秦商鞅佐孝公
法令猥細逮于棄灰天下視之如牛毛蝟刺不
能指數至李斯佐始皇罔又加密腹誹偶語與
大逆等死小民舉足觸法遂逃死而畔秦故漢
高帝吐空言定三章之約自匹夫五年而爲天
子衆心趨也古今不相遠即秦事觀之凡民之
心樂簡易而惡煩苛雖百世可知也今之爲民
牧者率好繁其令匪以干利則以干名以干利
者賈販耳以干名者是驅赤子而獵虛聲也亦
獨何心哉吾覽前代之政於漢高文之際有取

焉其舉於民曰力田曰孝弟特先諸條夫爵祿
者導善之旌也導民以歸實王道其有興乎厥
後黃霸爲相設三條課郡縣張敞詆之曰長僞
是可謂知治民者矣或曰率子之言其廢矣乎
曰政有厚衣食勸孝弟者斯行之矣是興也烏
乎廢曰妨于簡曰察民有不便者輒去之則日
簡矣政簡而民不樂者自古及今未之嘗聞也

勗廉篇

詩曰高山仰止景行行止言賢人之道可仰而
遵之也余讀史記至公儀子休去織婦拔園葵

未嘗不垂涕焉夫葵地毛織女工所自勞作也其究乃妨民之利而非真奪其貨也君子且猶惡之况盜者哉君子之仕也行其道也非以干祿也人君之祿士取諸民以給養也非以為富也既取以為養又從而培之非盜也乎上逸下勞上富下貧勢也天所不能平姑假焉以安之故上不能安下謂不當天心乃又逸其逸勞其勞富其富貧其貧已且盤游而婦子敖以溢焉民且勤動而婦子悲號以死焉以是而求免於鬼責也不亦難乎王制班爵祿下士可食五人

其上寢廣不過其祭祀聘饗之禮而已故曰祿是以代其耕也後世之仕者具曰爵祿分也又標而奪之以為常富其身不足且思及其子孫嗚呼是亦奪諸其民之子孫者以有之也能無哀乎弗思甚耳晏嬰相齊豚肩不膾狐裘不易給士之貧者七十爨孫叔敖聽楚國之政楚之賢者悉貴死之日其子行薪於市茲二賢者學士大夫猶然小之而其行事卓犖如此太史公曰晏嬰若在吾為之執鞭意有所切激然也諺曰虎易戡克已難學者猶不足廉謹何必道周

孔哉

。定志篇

道有仁義質有陰陽致曲成章德乃可立故因資而追琢者易成器也立範而陶鎔者不失其形容也觀古人之成德有由來矣非其君不事非其民不使者伯夷也不羞汙君不卑小官者柳下惠也五就湯五就桀者伊尹也質有所近抱一而終窮達不能入其心死生不能易其操名譽之成猶白之謂白皂之謂皂苟有目者莫不別色而舉號焉其致素定也故推婺女於伯

夷之門則怒矣側冠倒裳於下惠之側則漠矣所操殊致安得不異施乎世之學者不通大方不程已力游意汗漫無所專執語人曰吾孔子之徒也無可無不可吾誰欺欺天平夫梓匠輪輿其藝均也其斧斤之器斲削之法均也其攻于木又均也不專一師不守一法終其身不可以稱工况君子之行乎夫孔子之弟子皆學于孔子也自顏淵以至子夏之徒皆大賢也論語乃列爲四科若金玉珠貝之寶不相假名苟無其象門人安所區別乎由是觀之大道無方聖

人無名中賢以下定志不早執德不一汎汎然
搖惑滅沒而無所附著譬之草木其猶飄蓬也
夫

別謙篇

謙何生乎曰道不可究功不可全衆人不可兼
君子兢兢焉耻其不足也是以謙生焉是故堯
舜古之有道人也以堯爲父而丹朱傲以舜爲
子而瞽瞍頑是不得爲慈父孝子也道烏乎究
禹稷古之有功人也禹平水土視天下不能無
溺也稷播百穀視天下不能無餒也

仲尼古之神聖人也禮不如聃樂不如襄稼不
如老農圃不如老圃人烏乎兼由是言之五聖
人者勗其所遺憂其所短退退然以下於人而
猶恐諸人之予棄尚何矜之有哉今之爲謙者
異於是釣名以從學飾貌以親賢事君不以心
報國不以力所求乎身者旣僞矣彼且柔口偃
躬繁儀下節舉凡人之行無大小是非一切遜
避其後曰我將爲謙若是者何與其心曰人道
惡盈而好謙吾謙焉福斯集之矣弗謙則禍嗚
呼挾大僞以要福是取聖人之道而重爲罔也

凶於傲德甚矣。何福之能幾。書曰象恭滔天。此之謂也。

內治篇

家之義大矣哉。君子修倫理。易風俗。莫大乎齊家。夫家道久則衆。衆則異。異則離。異者家之害也。故君子必和其情。弗以正。雖僮僕不可使也。弗以厚。雖子弟不可調也。正則衆議服。厚則衆心親。正也者修身之謂也。厚也者其要慈孝恭順。其次勿爭利。其次勿爭言。薛包兄弟分財田廬。取荒頓者。奴婢取老且病者。勿爭利之謂也。

張公藝九世同居。明皇問其故。乃書忍字百餘。以對。勿爭言之謂也。信能行此二者。則羣志一矣。羣志一則家道和。家道和則禮義生。由是制爲丞嘗薦獻之儀。使之知有孝也。唯諾坐立之分。使之知有敬也。慶祝宴飲之會。使之知有親也。冠昏餽享之度。使之知有節也。如此則恩義篤。禮教彰。鄉人莫不慕之矣。鄉人慕之而風俗不興者。未之有也。不能齊其家者。有五蔽。厚私。養惑婦言。遂已性。棄衆愚。溺子愛。是之謂衆怒。有一焉必離。二則怨。三則仇。四則戕。五相滅也。

夫家人親也吾祖考一體也猶腑臟相附而保其命或至於戕且滅謂致自我可不畏乎哉可不畏乎哉

治原篇

夫國家之正由君體也功崇化流大臣端也三代之治匪專君聖莫不有誠臣焉誠臣者太平之基百福之門也善哉我孝宗之御天下冲泊寡欲隆意遵聖不玩異物不狎侍人恤小善敬大賢海內乂安十有八年民無愁嘆士無怫鬱升遐之日婦子相對而泣于室豈不謂至德

哉然亦由誠臣焉敷理弘化不可誣也冢宰三原王公怒夾輔大始心在王室興事以利而不思其禍用人以賢而不私其親身退且沒賢者繼興是以遺海內以大順也大哉誠臣之功在德不在才在遠不在邇在實不在名故矜小智則典章紊私暱親則賢才沮玩細藝則道德踈喜新功則浮躁進務苟容則國體卑執偏議則民病急樂諛言則道罔聞崇虛行則士習薄此八者人臣之癰疽國家之水火也其微也猶弗之覺徇而極焉舉以召亂而喪邦比之奸邪貪

黷尤爲可懼以其忽之也

鄉正篇

諺曰近朱怕赤近墨怕黑信斯言也質亦從化
遷哉夫鄉黨之間言語異音衣服異製則不可
以居然則耳目之所由習性情之所由安邪正
繫之矣孟子曰王豹處於淇而河西善謳縣駒
處於高唐而齊右善歌華州杞梁之妻善哭其
夫而變國俗鄉黨之化人深矣哉孟子幼習遷
于埋鬻曾子之行不踐勝母俗尚之汙人賢者
且猶惡之况吾徒乎吾鄉大都也生人之性亢

朗冲夷重義而薄利風俗之美喜文藝而厭凡
鄙得天地之靈懿焉其敝也乃或樂虛淫習侈
豫無麻衣蟋蟀之風士綠以喪節也時有哲人
抗志獨立風我後進用是表而列之示矜式焉
大宗伯董公軒擇地而蹈擇言而言吐辭濡翰
必軌其方慎哉愿乎叅議王公徽事君以忠行
已以義亢而不徇困而彌貞矯矯乎疆毅君子
矣太僕李公應慎氣直行廉義有不合一介不
以取諸人一介不以與諸人文翰之精譬諸鉅
戟利劒掉以淮陰之雄其鋒莫當矣其介且有

文者乎通判陳公鏞愷悌宜民死無餘藏而故
民懷思冉冉有桐鄉之風蓋古之遺愛也自餘
鉅公大卿英名駿業珪璋家國雖吾鄉風氣之
所優非吾叙列之意云爾

與隱篇

夫君子之道達則雨沛窮則淵渟雨沛者廣澤
也淵渟者潔而已矣君子奚取於自潔哉時不
可得也伊尹居莘太公居渭濱遭二代之季也
及其遇湯文則沛然矣孔子說七十君而不煩
孟子以湯武之道說齊梁之君不謂其不肖責

行道也志不可達於君澤不可加於民道不可
直於身則偃然退藏修其說以教後世何必吾
身行之哉乃若詭道以求合借交而立功襲陋
承汗無益於盛衰休戚之數是干視而已矣此
枉尋直尺孟子之所以哀通人也韓愈氏栖栖
然曰畏天命悲人窮至三上宰相書而猶曰非
枉烏乎以爲枉哉溺也近時有陳獻章者隱君
子也吾有取焉論議不詭於道行誼不詭於人
其辭仕也以養親爲解其教人也以存心養性
爲法故嶺南之士化之有孝弟之行恬淡之風

焉其愈於徒仕者多矣故道可大施則貴仕志
有小屈則崇隱俸功者非仕之真希名者非隱
之情君子有守道之仁審時之義是故無終身
之譏也

敘志篇

敘曰人極廣博根柢大正馴履聖奧慎始厥塗
譏尊道第一皇皇聖哲黔首是植棄衆罔恤虞
弗帝衷譏富生第二正行繩愆率軌于法厥綱
或弛人道乃隳譏本法第三罔聖棄訓群視其
矇舉武弗忒允鑒先迹譏學益第四四序舒慘

厥機潛施約法弗煩民乃樂生譏近民第五頽
季媮漓豐已瘠民弗鑒古廉疇燭厥咎譏勛廉
第六大道紛紜致一乃疑譬彼射大視的命中
譏定志第七大人無我既有弗有習僞誣天祗
喪厥初譏別謙第八睦爾服親萬化伊始易象
風火慎厥幾微譏內治第九巖巖螭揆輔帝幹
樞股肱或傾國步斯感譏治原第十宓生資魯
厥由造賢擇善靡詳爰懼胥溺撰鄉正第十一
樹德旣隆厥施洋洋鬱而弗宣鄉晦遠辱譏與
隱第十二愍予瞽言聿懷殷憂爰申厥旨庶喻

同好譔叙志第十三

近言終

易必顧
氏文房

茶譜

余性嗜茗弱冠時識吳心遠於陽羨識過養拙於琴川二公極於茗事者也授余收焙烹點法頗為簡易及閱唐宋茶譜茶錄諸書法用熟碾細羅為末為餅所謂小龍團尤為珍重故當時有金易得而龍餅不易得之語嗚呼豈士人而能為此哉頃見友蘭翁所集茶譜其法於二公頗合但收採古今篇什太繁甚矣譜意余暇日刪校仍附王友石竹爐身并分封六事於後重梓於大石山房富

其有玉川之癖者共之也嘉靖二十年春吳郡顧元慶序

茶略

茶者南方嘉木自一尺二尺至數十尺其巴峽有兩人抱者伐而掇之樹如瓜蘆葉如梔子花如白薔薇實如梨而蒂如丁香根如胡桃

茶品

茶之產于天下多矣若劔南有蒙頂石花湖州有顧渚紫筍峽州有碧澗明月邛州有火井思安渠江有薄片巴東有具香福州有柏巖洪州

有白露常之陽羨婺之舉巖丫山之陽坡龍安之騎火黔陽之都濡高株瀘川之納溪梅嶺之數者其名皆著品第之則石花最上紫筍次之又次則碧澗明月之類是也惜皆不可致耳

藝茶

藝茶欲茂法如種瓜三歲可採陽崖陰林紫者為上綠者次之

採茶

園黃有一旗二鎗之號言一葉二芽也凡早取為茶晚取為薺穀雨前後收者為佳粗細皆可

用惟在採摘之時天色晴明炒焙適中盛貯如法

藏茶

茶宜蔣葉而畏香藥喜溫燥而忌冷濕故收藏之家以蔣葉封裹入焙中兩三日一次用火當如人體溫溫則寒濕潤若火多則茶焦不可食

製茶諸法

橙茶將橙皮切作細絲一斤以好茶五斤焙乾入橙絲間和用密麻布襯墊火箱置茶於上烘熱淨綿被覆之三四時隨用建連紙袋封裹仍

以被罨焙乾收用

蓮花茶於日未出時將半含蓮花撥開放細茶

一撮納滿藥中以麻皮略繫令其經宿次早摘

花傾出茶葉用建紙包茶焙乾再如前法又將

茶葉入別藥中如此者數次取其焙乾收用不

勝香美

木樨茉莉玫瑰薔薇蘭蕙橘花梔子木香梅花

皆可作茶諸花開時摘其半含半放藥之香氣

全者量其茶葉多少摘花爲茶花多則太香而

脫茶韻花少則不香而不盡美三停茶葉一停

花始稱假如木樺花須去其枝蒂及塵垢蟲蟻
用磁罐一層茶一層花投間至滿紙箬繫固入
鍋重湯煮之取出待冷用紙封裹置火上焙乾
收用諸花倣此

煎茶四要

一擇水

凡水泉不甘能損茶味之嚴故古人擇水最爲
切要山水上江水次井水下山水乳泉漫流者
爲上瀑湧湍激勿食食久令人有頸疾江水取
去人遠者井水取汲多者如蟹黃混濁鹹苦者

皆勿用

二洗茶

凡烹茶先以熱湯洗茶葉去其塵垢冷氣烹之
則美

三候湯

凡茶須緩火炙活火煎活火謂炭火之有焰者
當使湯無妄沸庶可養茶始則魚目散布微微
有聲中則四邊泉湧纍纍連珠終則騰波鼓浪
水氣全消謂之老湯三沸之法非活火不能成
也

凡茶少湯多則雲脚散湯少茶多則乳面聚

四擇品

凡瓶要小者易候湯又點茶注湯有應若瓶大
啜存停久味過則不佳矣茶銚茶瓶銀錫爲上
甕石次之

茶色白宜黑蓋建安所造者紺黑紋如兔毫其
坯微厚燴之久熱難冷最爲要用出他處者或
薄或色異皆不及也

點茶三要

一滌器

茶瓶茶蓋茶匙生銚音星致損茶味必須先時洗
潔則美

二燴蓋

凡點茶先須燴蓋令熱則茶面聚乳冷則茶色
不浮

三擇果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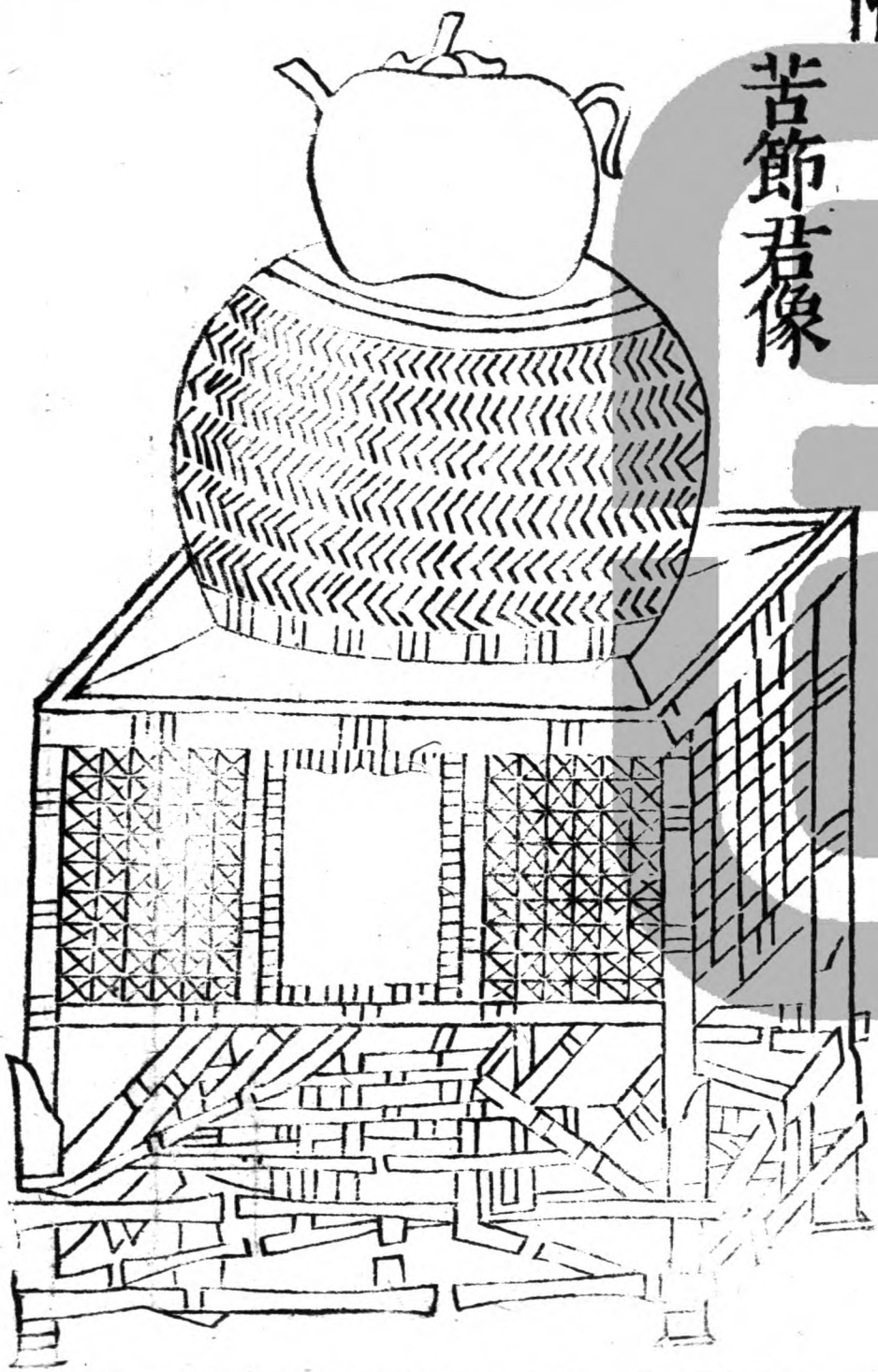
茶有真香有佳味有正色烹點之際不宜以珍
果香草雜之奪其香者松子柑橙杏仁蓮心木
香梅花茉莉薔薇木樨之類是也奪其味者牛
乳菴挑荔枝圓眼水梨枇杷之類是也奪其色

者柿餅膠棗火桃楊梅橙橘之類是也凡飲佳
茶去果方覺清絕雜之則無辯矣若必曰所宜
核桃榛子瓜仁藻仁菱米欖仁栗子雞頭銀杏
山藥笋乾芝麻苣蒿苣苣芹菜之類精製或可
用也

茶效

人飲真茶能止渴消食除痰少睡利水道明目
益思出本草拾遺除煩去膩人固不可一日無茶然
或有忌而不飲每食已輒以濃茶漱口煩膩既
去而脾胃凡肉之在齒間者得茶漱滌之

乃盡消縮不覺脫去不煩刺挑也而齒性便苦
緣此漸堅密蠹毒自巳矣然率用中下茶出蘇文



附
苦節君像

入本記

苦節君銘

肖形天地匪冶匪陶心存

活火聲帶湘濤一滴甘露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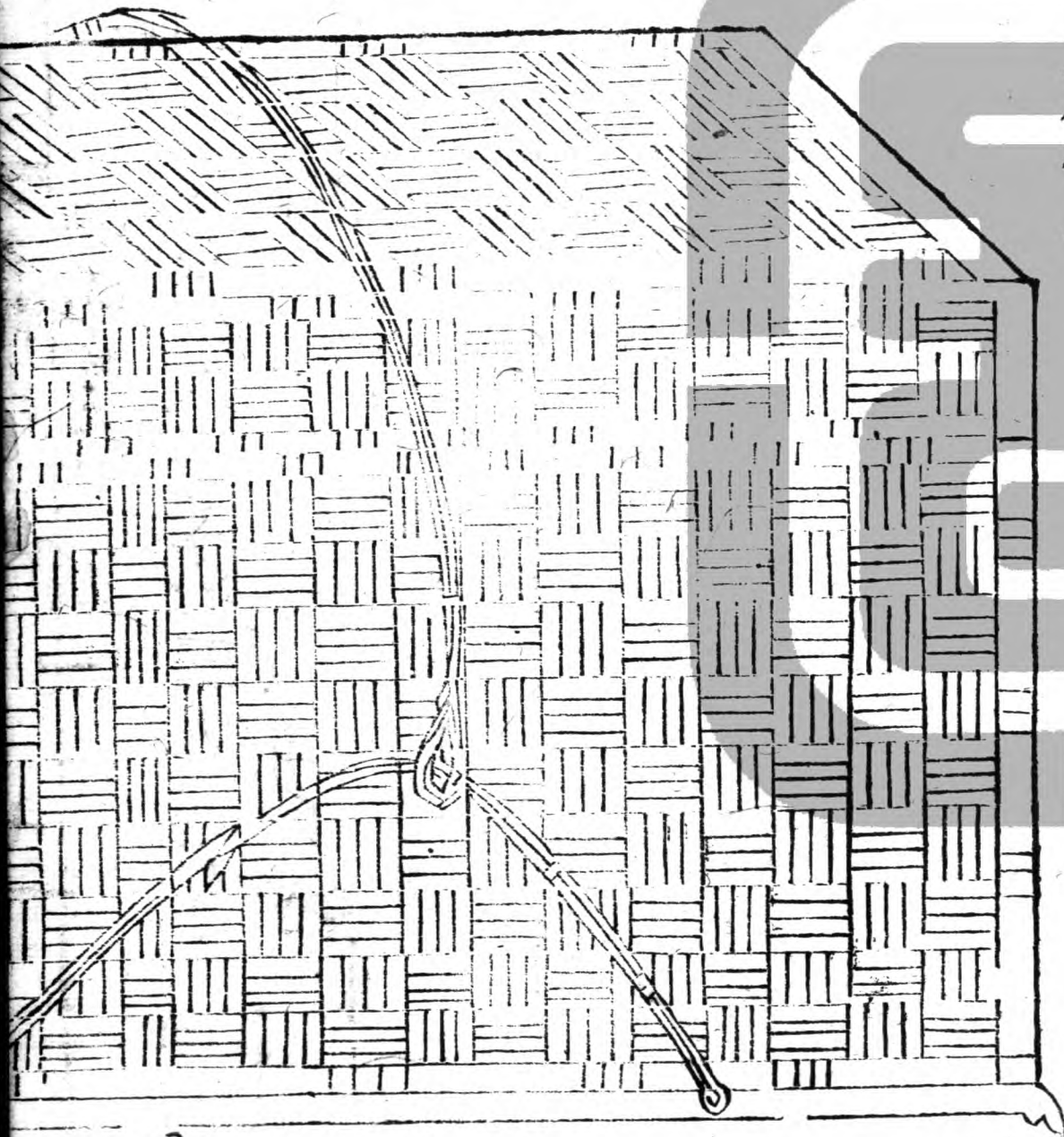
滌我詩腸清風兩腋洞然

八荒

戊戌秋八月望日錫山盛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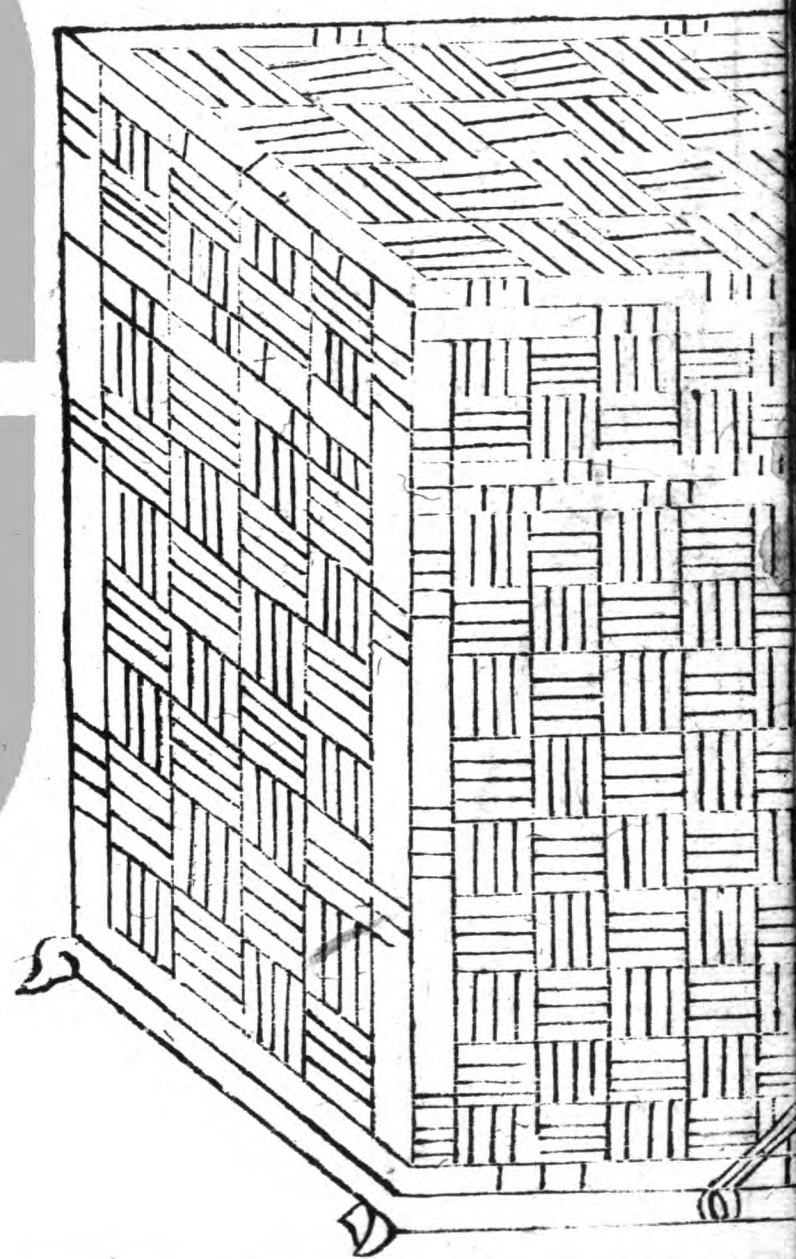
顯著

茶譜



八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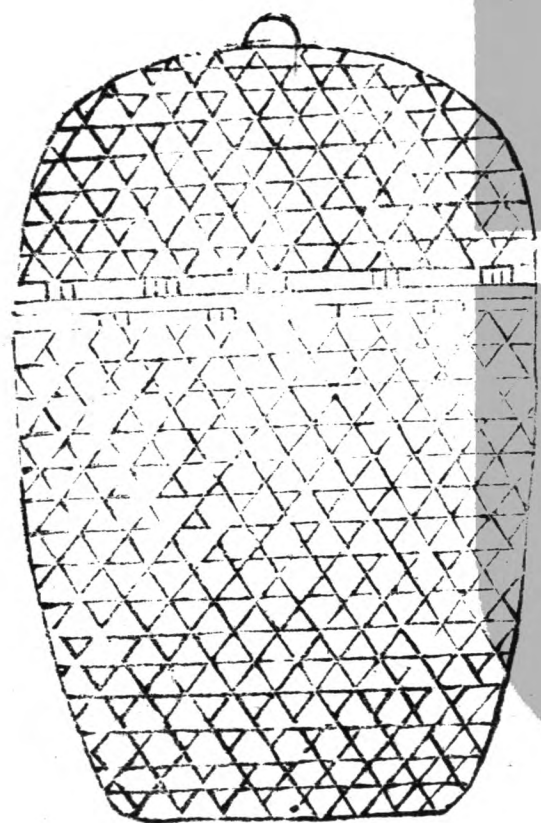
茶具六事分封悉貯于此侍
從苦節君子泉石山齋亭館
間執事者故以行省名之按
茶經有一源二具三造四器
五煮六飲七事八出九略十
圖之說夫器雖居四不可以
不備闕之則九者皆荒而茶
廢矣得是以管攝衆器固無
一闕况兼以惠麓之泉陽羨
之茶烏乎廢哉陸鴻漸所謂



都籃者此其是歟歟識以湘
筠編製因見圖譜故不暇論
庚申春三月穀雨日惠麓茶
仙盛虞識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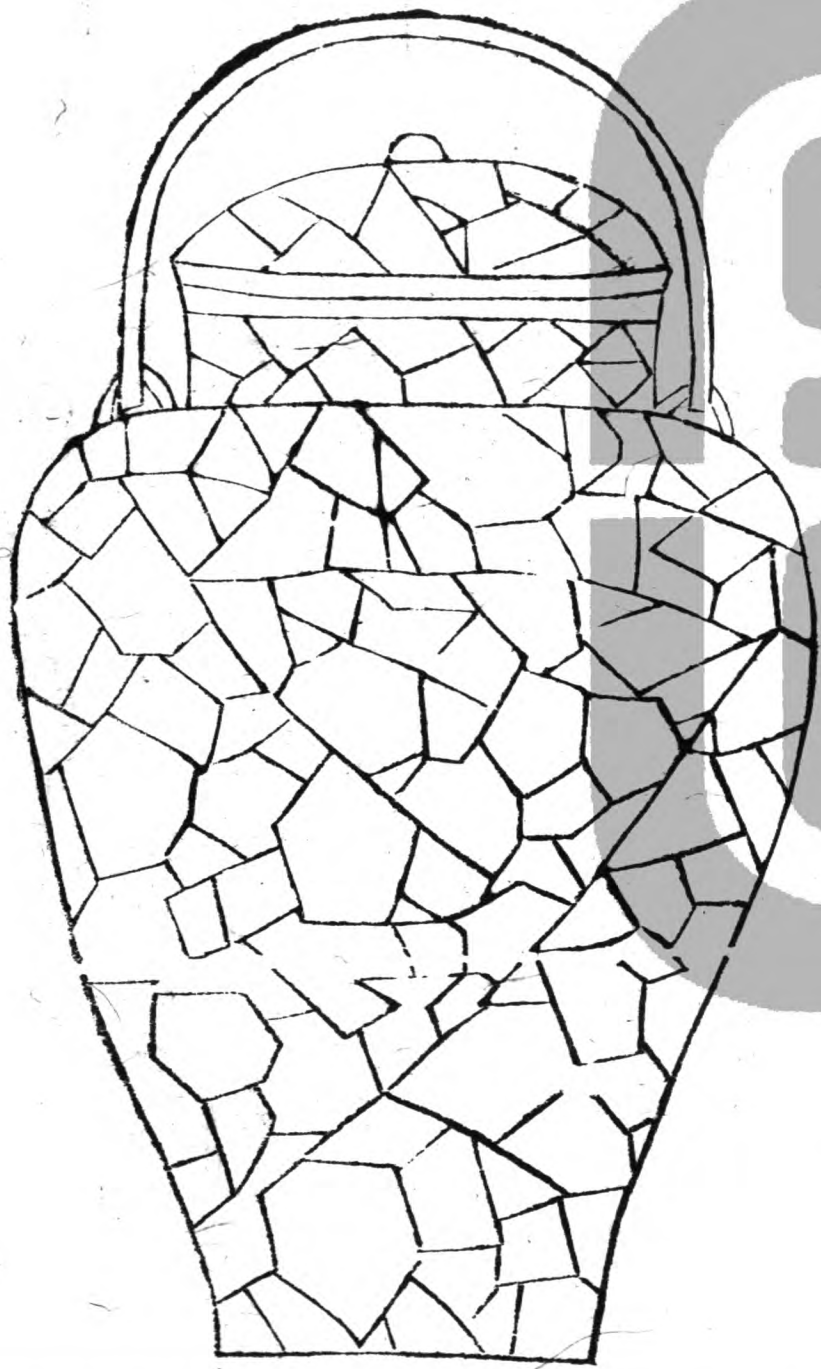
六事分封見後

建城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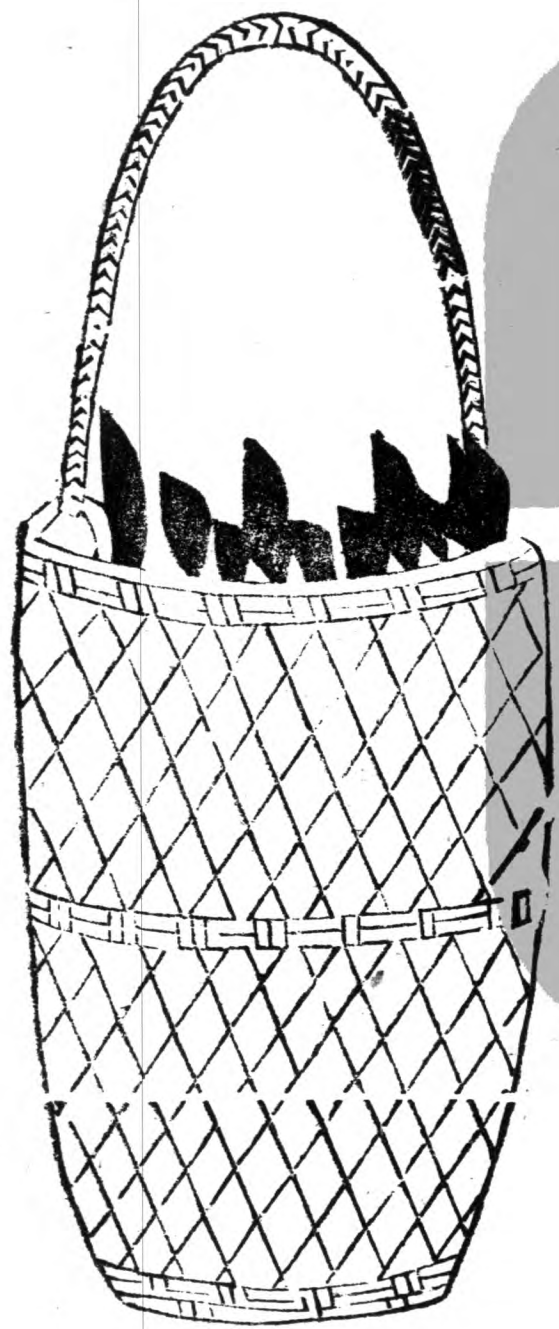
茶宜密裹故以箬籠盛之宜
于高閣不宜濕氣恐失真味
也古人因以用火依時焙之
常如人體溫溫則禦濕潤今
稱建城按茶錄云建安民間
以茶為尚故據地以城封之

雲屯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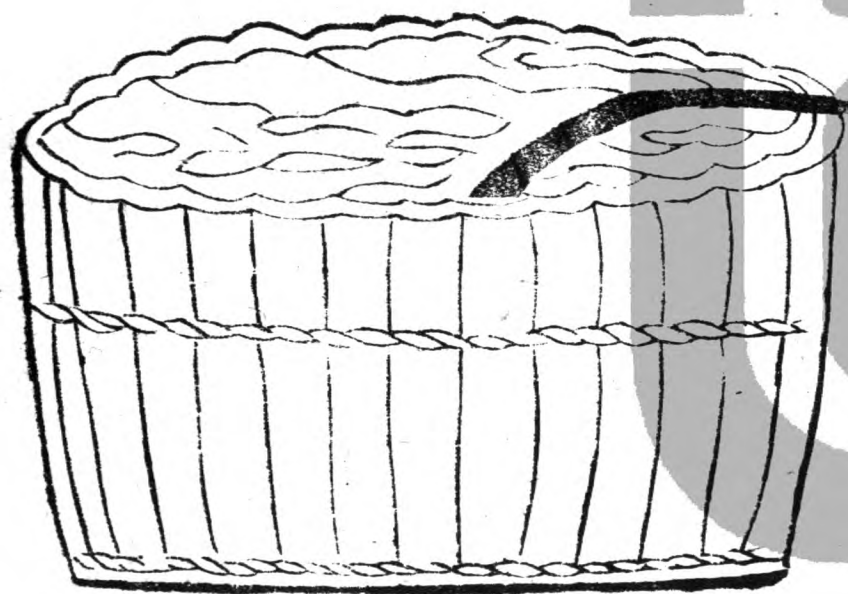
泉汲于雲根取其潔也欲全
香液之腴故以石子同貯餅
缶中用供烹煮水泉不甘者
能損茶味前世之論必以惠
山泉宜之今名雲屯蓋雲卽
泉也得貯其所雖與列職諸
君同事而獨屯于斯豈不清
高絕俗而自貴哉

烏府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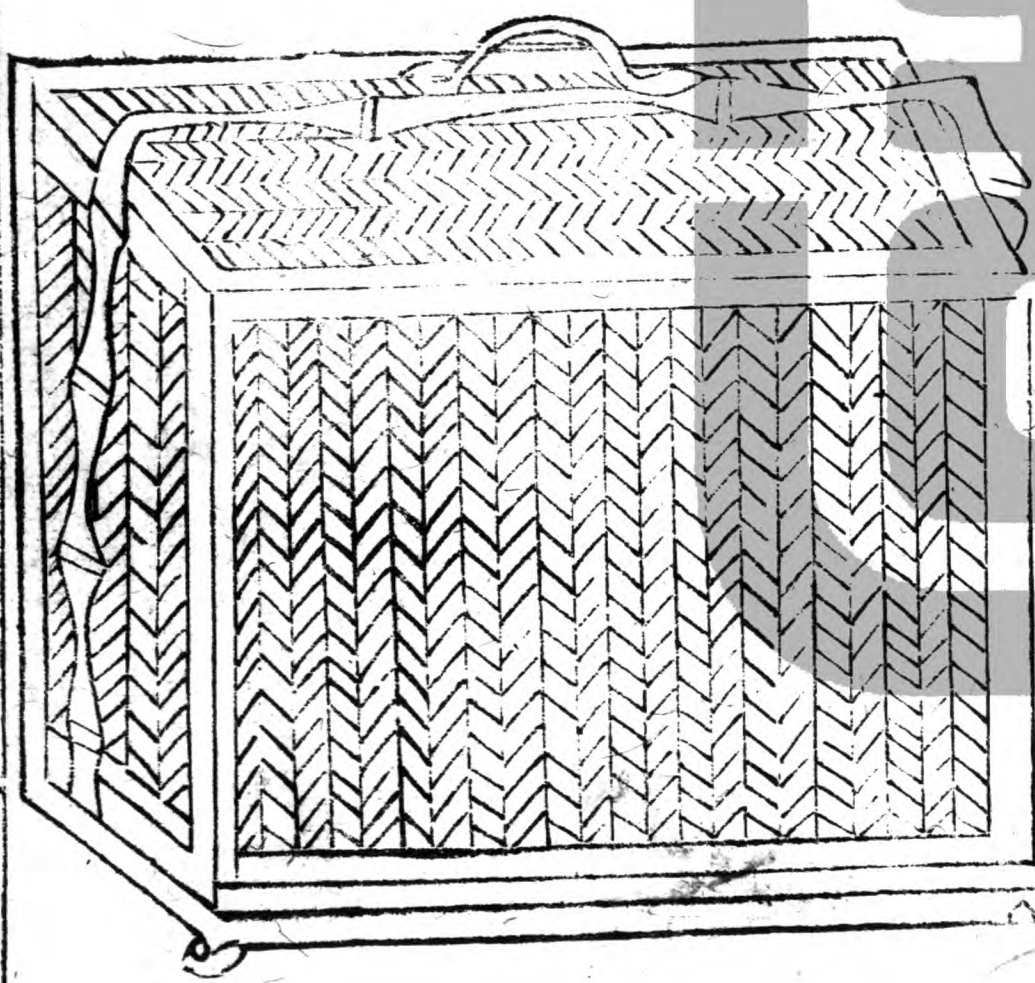
炭之爲物貌玄性剛遇火則
威靈氣燄赫然可畏觸之者
腐犯之者焦殆猶憲司行部
而奸宄無狀者望風自靡苦
節君得此甚利於用也况其
別號烏銀故特表章其所藏
之具曰烏府不亦宜哉

水曹



茶之真味蘊諸鎗旗之中必浣
之以水而後發也既復加之以
火投之以泉則陽嘘陰翕自然
交姤而馨香之氣溢於鼎矣故
凡苦節君器物用事之餘未免
有殘瀝微垢皆賴水沃盥名其
器曰水曹如人之濯於盤水則
垢除體潔而有日新之功豈不
有關於世教也耶

器局



商象

古石鼎也

歸潔

竹筥也

分盈

杓也

即茶經水

則

遞火

銅火斗也

降紅

銅火箸也

執權

準茶秤也

每茶

一兩計水二升

團風

湘竹扇也

漉塵

洗茶籃也

靜沸

竹架支腹也

茶

也

注春

磁壺也

運鋒

劉果刀也

甘鈍

木礎墩也

也

也

啜香

建盞也

撩雲

竹茶匙也

納敬

竹茶橐也

也

也

受污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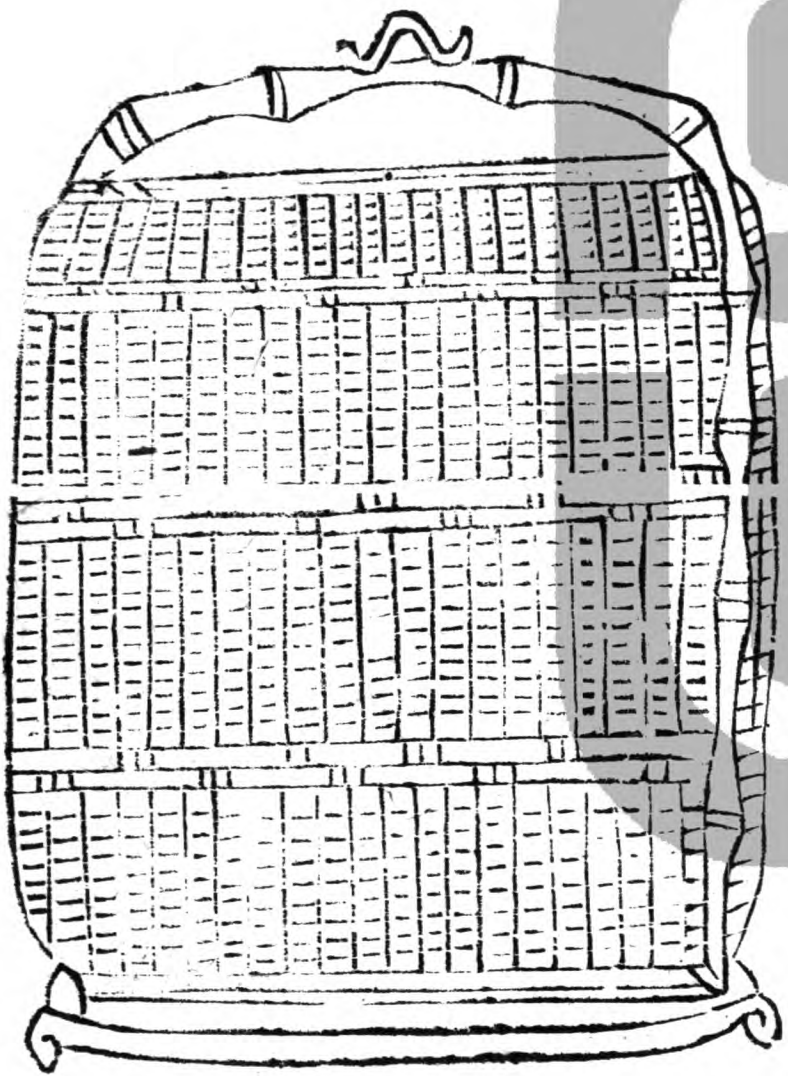
布拭也

右茶具十六事收貯于器局供役苦節君

者故立名管之蓋欲統歸於一以其素有

貞心雅操而自能守之也

品司



古者茶有品香而入貢者微以龍腦和膏欲助其香反失其真煮而羶鼎腥甌點雜棗橘葱薑奪其真味者尤甚今茶產於陽羨山中珍重一時煎法又得趙州之傳雖欲啜時入以笋欖瓜仁芹蒿之屬則清而且佳因命湘君設司檢束而前之所忌亂真味者不敢窺其門矣

附畢

易出履
氏文房

續編宋史辯

徑學因病廢爲時輩所棄捐久矣執事獨不
賜斥絕每見輒相與論辯其著述言無隱情
僕豈得不心服哉唯今所惠書議宋史事則
與鄙見不類蓋此一事講之胷中質之大義
非一日矣自以爲無可復論者故於令子之
還略道所以而不欲作荅以招好事者之云
云嗣音復來勢不可已但謹條陳于來書之
下幸靜觀深思倘終以爲疑尚當相見盡之
期於義當乃已加察加察

來書云天下有常有變世道日衰變者多而常者少處變而不失其常唯聖人能之自餘其常者不能盡况處變乎

况節不能深曉既云聖人能處其變則未至於聖人者唯當守常今僕以常法立教而執事乃欲以變易之何哉夫聖人作春秋以誅亂臣垂後戒故加趙盾殺其君之罪以志盾當國而不能討罪之義愚因竊取加宋太祖篡周之罪以明太祖爲主將不能馭衆以致變之形若宋之臣子而作宋史爲之諱可

也尊春秋之旨以續綱目之書則不得徇流俗之見以詘大義矣苟計其後功而泯其前惡則君臣之防不亦壞乎尚何垂誠之有此愚前日所以有富人没而羣隸竊其室之譬執事聞而是之豈非其詞直而義正故耶

來書云君臣之分天下之大閑也不幸而遇桀紂湯武雖爲臣不忍坐視其民而不救故放之誅之處君臣之變矣聖人終不敢以湯武爲篡弑矣而以爲應天順人豈聖人不欲垂世立教以正君臣之分乎論者必曰桀紂有大惡故湯

武得以伐之桀紂之惡討之誠是也而微子箕子之賢武王可不立而輔之哉正以湯武之心順天而處故能變而不失其常

君臣之分天下之大閑執事知其說則愚可以言矣桀紂之位固天下之君也其行則天下之罪人也湯武順人心以奉天討理勢之不得已者也亦聖人之不幸也桀紂之後非湯武之仁不足以安天下之心固因而君之此順天下之所欲而不容已者也非常道也故成湯親處之而有慙德孔子論之以至德

稱文王其義可見矣使孔子作春秋始自虞唐則其書湯武必不與舜禹同詞湯武尚然况後世之臣而其德而乘時竊據者耶此愚於宋太祖之有天下其書法與郭威同蓋修天下之大閑於紀綱大壞之後不得不爾也來書云凡本非有得天之心而有功於天下者其書法不得不與之

此論湯武或可矣論宋太祖則非也周世宗無桀紂之行不幸而殂寡妻幼子雖不能治天下使得大臣若周公霍光者則恭帝不失

爲成王昭帝周祚豈遽移於他人哉今宋太祖初無湯武之德不過善戰驟顯將校知其能而天下未受其賜從何而有得天下之心至於陳橋之變既知慙負天地而不能殺身以成仁因而篡國湯武之心果如是耶若以爲推戴出於衆人而與之則後大將握重兵一旦爲下所推皆有得藉口而免誅矣豈春秋之旨哉故愚以謂太祖之得國以篡而治以仁功罪不以相掩可也

來書云綱目於篡竊之際嚴矣而皆著其漸若

王莽之居攝曹操之警蹕司馬劉裕莫不皆然至郭威於漢乾祐二年書郭威以白文珂爲西京留守又書威請加恩將相則威固不待澶淵州之變而已收天下之心矣至於書威反而曰殺其主承祐承祐雖欲殺威而威之主也今不曰弑而曰殺故下書自立而還明年復書郭威稱皇帝則其書法輕重之間而威與承祐兩有罪矣今太祖於周顯德三年書兼殿前都指揮使六年世宗獲點檢爲天子之讖時張永德爲點檢世宗疑之六月因以太祖代永德而是月

世宗殂明年遽有陳橋之變則太祖即位之事若與郭威同而威之專權大與太祖異今云自立而還又見其稱帝則柴宗訓無劉承祐之罪而太祖甚於郭威之惡矣

此論其人之處心則是而斷其罪之成案非則假有謀故殺人者其一人本惡人也待時而後發其一人本善人也乘勢而即發有司者還原其人之善惡及論其漸與否而輕重施罪耶還以其所犯同而咸當以大辟之律耶郭威之篡漢固有漸而太祖之篡周則乘

勢心雖不同而事則無異又可以小節而末減其大惡哉且郭威之屢書於綱目非唯著郭威篡竊之漸亦以咎漢主之失道若夫周世宗之待太祖與漢異不以太祖長者無反側之虞而然哉太祖不深念此乃遽篡有其國非唯得罪於天下得不負世宗待之之意乎若緣情斷罪則太祖之惡郭威固無者疑復何多論哉愚今以太祖書自立而繼以稱帝悉與威同為其事同也執事熟觀而遽賜詰則又何耶

來書云五代以來爭奪篡弒天人之厭亂亦已極逮于郭周既而無子而世宗英明又不克壽天之所付蓋已可見周之有國前後九載既無積德累仁之基而復使幼君臨之其名藩悍將必不能束手聽命以効忠順其爲悖亂又不知其底止也

此因其後功而欲蓋其前愆觀其已然而臆其未然非至論也五代亂極固當治矣周之不當天命亦已見矣但君臣之大閑所以示後世不可不謹若以後功遂廢大義不講焉

君子不取夫太祖固有君天下之德又有天命之臨然在周則臣子也以臣子而篡君罪之不容誅者若復予之則後之人德政之美未可期而君臣之分已先壞此愚所以痛心不避流俗之議而執此筆又豈獨爲周哉來書云人心之所歸天命之所與人之不從雖以項羽之暴戾王莽之殺戮不能使之強從也人心之所歸雖以太王劉備之却之而不能使之去也

此亦偏於太祖之論也當時天命之在太祖

者雖不可知而人心之歸太祖者其跡未著使太祖自陳橋還汴之民明於君臣之義從韓通而討之其事未可知也唯其民人習於五代之易主而周主之所恃者禁旅而已韓通既不克倡大義而禁旅之將又皆黨於太祖故范質王溥無如之何而下拜耳尚何太王劉備之得比哉

來書云陳橋變慕容延釗石守信等皆與太祖比肩而願相推戴非天其誰能使之乎况春秋之法爲賢者諱自唐三百餘年而始有太祖卒

能削平僭亂以開太平之治固不可以執一論也若必以此爲垂訓則彼之無太祖之功德而欲效之者天下將共誅之又何待於吾之訓哉故愚以爲宜審於輕重而約其中以定其制

陳橋之變正其比肩利於富貴而爲之以爲今日若此安知他日之不相及耶固非真有爲天下之心而推誠以奉之之意也唯其太祖既立行事不與五代同君臣之志始定而宋之享國亦久矣愚非不美太祖之後功而欲加以篡竊之名特以其罪不可掩特以其

罪不可掩使後世之欲倣效之者知懼焉耳
若如執事之言而予之則天人之誅未可必
而凡爲君者將何以自安於群臣之上哉春
秋爲賢者諱之義恐不如此幸詳思之

來書云正統之說綱目於秦漢隋唐有其例矣
而其說有二有實有名何謂實天下爲一莫有
間之雖得之不以正不得以正統予之者秦
隋是也何謂名天下分裂而正統所在子孫猶
有繼其統而不能不以正統予之者蜀漢東晉
是也今宋之興朱子雖有河東既下爲統之言

蓋統言天下之勢如此爾使朱子生今日而當
筆削之任則必有以處之而亦不止於此一言
而遽使太祖下從列國之制也且以河東既下
纔爲正統是以其地言也如以地則幽薊等十
有八州皆自古帝王之所傳而爲遼有之亦必
待夫盡取燕薊而始曰正統乎若止以中原爲
正統則不必待河東然後爲正也

宋太祖之有國不異於郭威威不得爲正統
則太祖亦不得爲之矣北漢之立國亦無甚
異於五代無異於五代則其國之存亡中國

不得不紀之矣此朱子所有河東既下爲正
統之言後世當遵守之者北漢滅而中國一
中國一則宋不得辭其正統矣中國未一而
欲予之以正統公議所不許也北漢雖小乃
江陵之梁而非梁師都之比也使朱子而在
則太祖之得國決不殊其筆於郭威河東之
未滅必不以正統予之太祖賢者之議始末
一致豈若後人無執一之見者哉太祖創業
而正統與之太宗於者俟其名實全也至於
幽薊未復之論則益頗矣楚嘗滅陳遷許夷

狄嘗居於伊洛而變夷之名春秋外之之辭
未嘗不嚴也彼契丹者安得比數於中國哉
來書云南渡之統固與東晉同矣然以其實則
其地無有也所與者名耳今使祖實有其地下
從列國之制孫有其名而反得以帝制臨之雖
曰晉隋有統之始而司馬炎楊堅皆得臨以帝
制今太祖以三百餘年開基之主而不得一稱
曰帝曰崩又豈可純以五代之法處之也

南渡之爲正統同於東晉之例其例之大小
不必復論也太祖之不得與晉武隋文比而

終同於五代之君者實未有也實未有而欲
計其功而預予之傳信之筆所不能強也
死書云向使河東終宋之世不能下而遂使宋
俱為列國乎

此必然之理又何疑焉

來書云因北漢契丹入寇周命趙匡胤帥師禦
之壬寅師次陳橋癸卯某自陳橋還受周禪稱
皇帝國號宋奉周主為鄭王此亦唐王淵稱皇
帝之例而書法微婉庶幾合於據事直書其義
自見之法雖不言其自立而其迹亦不可掩

今續編書曰北漢及遼伐周周使趙匡胤帥
師禦之至陳橋匡胤自立而還趙匡胤稱皇帝
廢周主為鄭王國號宋北漢之伐周朱子書
之以正其始其後書寇者以其不能以大義
致討而肆虐於邊壤之地耳初不罪其討曰
愚今復書曰伐所以正綱目之終也若曰入
寇則是夷漢而中國周矣上書禦之繼書自
陳橋還受周禪而又云稱皇帝則禪與篡兩
不明矣既取其國據其位降封為王而復曰
奉奉者下事上之詞豈有自天子而下降為

諸侯而可謂之奉哉

經今之書則曰北漢及遼伐周所以許漢之討也周使趙匡胤帥師禦之所以著其受禪之重也至陳橋自立而還所以明其乘勢而竊發也趙匡胤稱皇帝所以誅其心也廢周主爲鄭王所以志其篡也國號宋所以成其奸也豈不明且簡哉彼之罪既不可泯則直書以垂訓正春秋之旨執事何疑焉

來書云夫君子之學於其常者人皆得而處之特於其嫌疑之間是非之際則非明於義者曷

足以與此匡章之避父向非孟子則人皆以爲不孝曹不之繼漢向非朱子則昭烈皆以爲偏霸故易曰精義入神以致用也大抵君子於變故之事爲之原其心正其義著其跡予其功此吾子之所當講者而執事既已筆之於其書蓋必有確然一定之說矣願反覆開論以求至當之歸祛愚心之蔽以示一代之著作區區之所有望於執事也心術之微在當時所不易明故孟子不得不辯事理之著在君子所不難知故朱子得以正其失而愚得竊取焉執事無疑之

幸甚幸甚

右先外曾大父太史陳公編通鑑時與羽儀
姜先生往復書一卷凡十二節其辨論宋太
祖之得國與夫宋之承正統必待於太宗者
詞嚴義正曉然明白無間然矣續編既已行
世而此書當時不得附之編首使後之儒者
復其異論乃謂以太祖之年始終分書槩以
五代之君似非公論其亦未見斯書然耳使
得見之必不出此言矣可勝惜哉於乎昔太
史沒公子官太夫人毛氏携以自隨東西遷

徙兩遭回祿手澤喪失殆盡而此書幸存豈
非太史公神靈之祐歟使亦失之何得復見
其立法之意如是之詳也庠久欲刊板而家
貧不果每爲嘸嘆因手錄若干卷以遺同志
庶幾好事君子見之能焉繡梓以廣其傳則
太史公不勝之幸也外曾孫高昌古庠再拜
謹題

續編宋史辨

終

三

三

易出顧
氏文房

易出顧
氏文房

